

而善以其次為善遂伐楚于陳美之也救而善以其次為善救而次于
而此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
者於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柳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城邢

善邢于夷儀見齊師以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迂為文而再書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
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猖獗夏天子不能正至於迂從奔亡諸侯

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一傳前開

齊人與諸侯之書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
其喪歸于齊也齊為盟主義待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
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必拒而勿受乎則子無繼母之義而葬之乎
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素矣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
以者不以者也

傳公一

楚人伐鄭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廣獻雖固已強矣然猶舉其驕者始
見于經則本其驕者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者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
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稍復以驕舉至是又伐鄭也
亦書人名豈計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
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文曹伯昭邾人文于榘

榘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
于榘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援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
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魯獲莒挐

又音甄

按公羊愛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
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贖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

為是與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錄止其
以詞命使知下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掩其主
將此強國之軍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
備也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郟莒于
妻者絕哀妻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
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
瓜美桓公而天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
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
丘略而不書城邢詭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太宗伯價司几筵
設黼衣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
河野處曹邑詐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

蔡

卷八十七

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于
于夷儀經以自子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
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
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
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
法也故曰五伯二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城下陽

見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
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虜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
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
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
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
暴者乎國而曰城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連
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劔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

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長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質孫在姑蘇之野

按左氏盟于質孫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撥夷然免民於左社之義者矣明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一厚時而總書不變雨也不變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信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

唐公上

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舒附齊故為齊取楚之與同六月雨

雨二者喜雨也閏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若國子氏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也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攻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以陘大眾

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明禮定循海以歸而濬

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不言者善是謀也

冬八公子友如齊齊自魯之初年始

前楚人伐鄭文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

伯許男傅書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蔡潰遂伐楚

潛師掠境曰使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

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微而

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

曰人可殺殺曰可執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或曰

可執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

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

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遠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尚志於

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使元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即許叔也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

夫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為古者國

公上

君即位而為禘歲一祫之出雖必載禘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若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
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札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心而後有祀祀非望
之感此說也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
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載服盟于召陵顯訓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

于師而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

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

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

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

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

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編而春秋美召陵

是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後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王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者，臣之下亦有序乎其前者，則將矣。正自天王而言，欲使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社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信公止

鄭伯 文 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難。王之所惡也，請魯無動，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但限不盟，是以為難。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幾何其善。逃歸不盟，深恥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濟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於公之逃歸，不盟，然則何其乎。春秋道名分尊王，而以大義為正。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其公之也。公之雖承王命，而制命於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方有交辨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春秋之變，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厥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也。也。應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殊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楚人討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欒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何而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
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縵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
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
侯富有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
詞則不言以歸賂其為匹夫之賈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
可以見棄義趨利濟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害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
曹伯代鄭圍新城秋楚人成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
振攝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
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言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
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邾魯諸子邾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魯諸子申侯

將軍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鄭伯許申侯即與建合而未離也故
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以來矣
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誅于齊桓公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
忌聽譖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
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鄭世子欵曹伯班卒鄭世子欵公公子友如齊冬葬曹

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許男
曹伯共陳世子欵盟于洮曹伯共陳世子欵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
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

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
止錄其名不以其首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

會盟同地再言其立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美丘之

盟美之六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

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故者慈幼無忘舊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難無有封而不告曰乃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

蓋秉性載書而不飲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其立美之也觀孟子所

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范諸齊公卒于齊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公卒于齊里克殺其君之

子公卒于齊里克殺其君之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昔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在之也人君

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

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弟子者真能使人非之子也非所子

而子之者真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然人子宜曰子伯服矣而大

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申生立奚齊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夫理根於人心雖以私

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

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教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

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晉里克殺其君卓何也里克君之也志者世

奔衛晉里克殺其君卓何也里克君之也志者世

國人不知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志者世

子甲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

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者二旬而難作是謂持祿

傳公

夫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弟子者真能使人非之子也非所子

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
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析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
不死於世子而死於獄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猶故縱君於

荀息者齊宣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
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
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變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
至於刑性軟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氏無信不立故聖
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刑晉殺其大夫里克理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誦書者惠殺之不以其罪也殺
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試者為重耳也史曰是又將殺我也則

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若者不亦病乎里克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
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丁傳世子死葬其宗而大夫不之
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
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
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林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如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公又弑亂之謀亂也亂也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林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
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錄賞設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
能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齊齊侯之

襄陵許翰曰先平陽殺之會為大雨雪後平陽殺之會為大雪傷公魯
君不能禮往齊桓做其忿忽而更與之俱歸于龍築是以見戒于天如

此以公夫人陽教之會觀之亦桓靈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重書子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聞之也遠國甚義自夷即華所謂以自幽谷迂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彼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撥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事伐滅黃而言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一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一

附林虎聖旨詩西商始末

僖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會盟徒以亡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二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孩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城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若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一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女子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二年春秋侵衛

齊桓公為陽谷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

都之側淮夷亦來病祀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
于策其義則遊聖兩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鹹地也秋九月大雪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地也但曰不辭諸侯不辭地
惟者之辭也但曰大夫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後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
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
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惟夷病祀諸侯會于
鹹城緣陵而遷祀焉則其事專矣故前日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
為狄滅東從渡河野與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
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亦重曰城
楚丘而不書諸侯止其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

齊桓公中

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而不計其利者也詳若
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之躬也明此
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異仲由之說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魯地
使鄆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
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季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
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讎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
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
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
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愛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
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
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地也
偃曰昔年必有大外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言西周之將亡也書少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
應俱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盼卒公穆侯卒好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楚徐伯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地魯遂次于匡地魯公
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都郢都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
密近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鯁擢越險之難也
公書明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
矣言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相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以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
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
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公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國八月

書八中

冬九月公至自會盟于郎已

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之廟在魯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
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而稱以為
因此見天子至于上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一故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晉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美楚人敗徐于棠林地魯十有一

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地魯獲晉侯秦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
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
甚今此專罪晉侯之晉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
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
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

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
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
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
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
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墜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鵠飛而得其數與
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
史亦見當特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
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繫我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
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主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
恐懼修省便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立石隕六鵠退飛
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詵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
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于季友卒

傳八公中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太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者師曰春秋
時嘗知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遠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也爲知也
季子忠賢在傳公有翼戴之勤襄仲以運在宣公有護立之力此二君
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由其名於其卒各
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禍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
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
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蓋傷公之鍾愛季
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
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
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
襄陳侯魯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偃邢侯曹伯邾子淮

齊侯陳侯魯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偃邢侯曹伯邾子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公離莊精公

按左氏淮之會公亦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執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鄭取郟取鄆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心隱避其詞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郟襄公取郟昭公取郟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桓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重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秋天人姜氏會齊侯于平下九月公至自會公親親以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皆伯共衛人文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敗齊齊師戰于濶請齊師敗績狄救齊齊師戰于濶請

齊師戰于濶請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重而書師勝齊也救齊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且言狄救齊則其罪大矣以則罪諸夏矣許之昌爲不稱人深著中國之罪也凡師有爲非而爲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求爲王者則在宋也凡師有爲非而爲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求爲王者則在宋也凡師有爲非而爲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求爲王者則在宋也凡師有爲非而爲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求爲王者則在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始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意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取而無過褒以此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

以敵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據戎狄而討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莠亦大甚矣以直報怨等公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實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充氏於左衽始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二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襄公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拒之盛力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一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一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棄曹人共邾人盟于曹南曹南陳

曹南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與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兩非同心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攝讓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言公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藉見至隱如化工賦像非其情不得避焉殊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齊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莒楚人成鄭人文盟于

齊齊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莒楚人成鄭人文盟于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明者乃公與陳蔡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

則設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刺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拒公出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鄆伯言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亦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厲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者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詳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東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大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盡致其國職又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下邦忝度上工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

晉公八中

朝至于日中吳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者之正也凡有宗國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國治則一危月削如火消膏以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之功輕民力傾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一年春新作南門南門也

言新者有故也言新者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奉門天子奉門書新南門護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章也而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所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修泮宮復闕宮矣矣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一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書教之意深矣

夏都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昭公鄭人入滑鄭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

鹿上諸地殊難理夏大旱秋宋公棄楚子成陳侯

蔡侯在鄭伯許男魯曹伯共會于孟津宋公不與

執宋公執宋公以伐宋不伐宋執宋公執宋公以伐宋不伐宋

而不隱所以然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來獻捷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

魯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

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重獲遺獻

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

曾不能申大義以禦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濰釋宋公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濰書成宋亂者為受郟鼎立華督也會于濰淵

言宋災故者為拜祭侯不討殺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濰言釋宋公者

宋方之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乘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會歟

將區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

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敵血要言求楚子以

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其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

楚子為魯諱以保之也殺魯不與楚尊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

救患誤矣

二十有一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諸侯

摠之氏須句風姓實可大碑與有條之祀邾人滅之須句王來奔因成
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
以言也乎不諱於二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邦內擅取人國
而及焉若是以亂亂非所其為禮也與取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孫衛侯^文許男^漻滕子^宜伐鄭秋八月丁未
及邾人^文戰于升陘^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冒
縣諸魚門記林邾魯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
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
內以諱為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成戰于泓^地射宋師
敗績^宋宋襄公不暇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

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句或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

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
傷此皆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厲諸侯義士
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若罪二也魯人不服齊始有德無闕然後
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二君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
一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
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
而宋公書及以際敗之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孫伐宋^襄圍緡^音宋^地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
國據東狄恤患災畏簡書之意又棄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

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
敗于鄭與齊合憲陵中國桓公伐之據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

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孫父卒^讓公^孫子^成執楚人^子野^伐
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平公^孫容^立

按左氏祀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杜預以謂祀實孫伯而書曰子者成
公始行定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敗之此說非也或曰信斯言
是春秋默許諸侯爵以以見襄敗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
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
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公與齊首朝之敗而孫子治其黨也夷不
亂華成公變之敗而孫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
居于鄭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顏叔出狄師伐鄭而德
狄人立其女媯氏為后厲辰諱不聽太叔帶備于隰氏王絀狄女頹叔
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鄭于比自周無出特書曰
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
之未順也忍小忿而聽親以打外侮而棄德等燕遂出狄師是用夷制
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若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
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斷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五

文公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常使未君也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常使未君也
者陰陰三年自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夫自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
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大官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
其特諱天下之通書所以示後世也
跋高之臣假使主威制中外凡有所行動必從事蓋未有以春
秋此義也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齊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夫入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齊
國者或曰京或曰會或曰如象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
其異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者其夫

人初歸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
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
動乎出姜至是意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
使深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同黜也

殺公都士穀用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象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
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束專晉不得
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
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
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滅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
入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夫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
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左氏沉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地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
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厭也

宋衛則趙盾華元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
恪也晉上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異趙
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狄八月曹伯襄卒襄公辭于九月癸酉也

震動也冬楚子使椒來聘聘謂臨也

楚階稱于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

矣至是其書爾其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

之也所謂謹重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

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

春秋立法謹嚴而字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

夷狄以上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

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

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禧依韻翻

秦人歸僖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禧也亦猶平王來歸仲子而謂之

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也言曰來歸其
公成風之襟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
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
妾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
道不可行繼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

葬晉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仲卒夏秦伐晉秦之伐也於夏是秋秦夏之變於秦秦為之也又二十
年而秋鄭又五十年而仲卒仲鄭備可也秋晉甚矣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善關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
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晉程氏
以謂晉善納禍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亦惟以
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秋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
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按公子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謀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公子申曰殺公子申也而春
秋之毒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千秋七月及蔣子明于女栗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厥貉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楚以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十有一年秦楚子伐麋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子遂如宋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于鹹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于鹹穀梁傳曰
穀梁傳曰

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二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楚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攻晉楚行季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陸渙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其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等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桓祥效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一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得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菴嬖嬖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菴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菴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菴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者

宋昭公

克也其言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乎公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二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閭義能從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叔敖卒于齊齊公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曰

齊公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殺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曰

